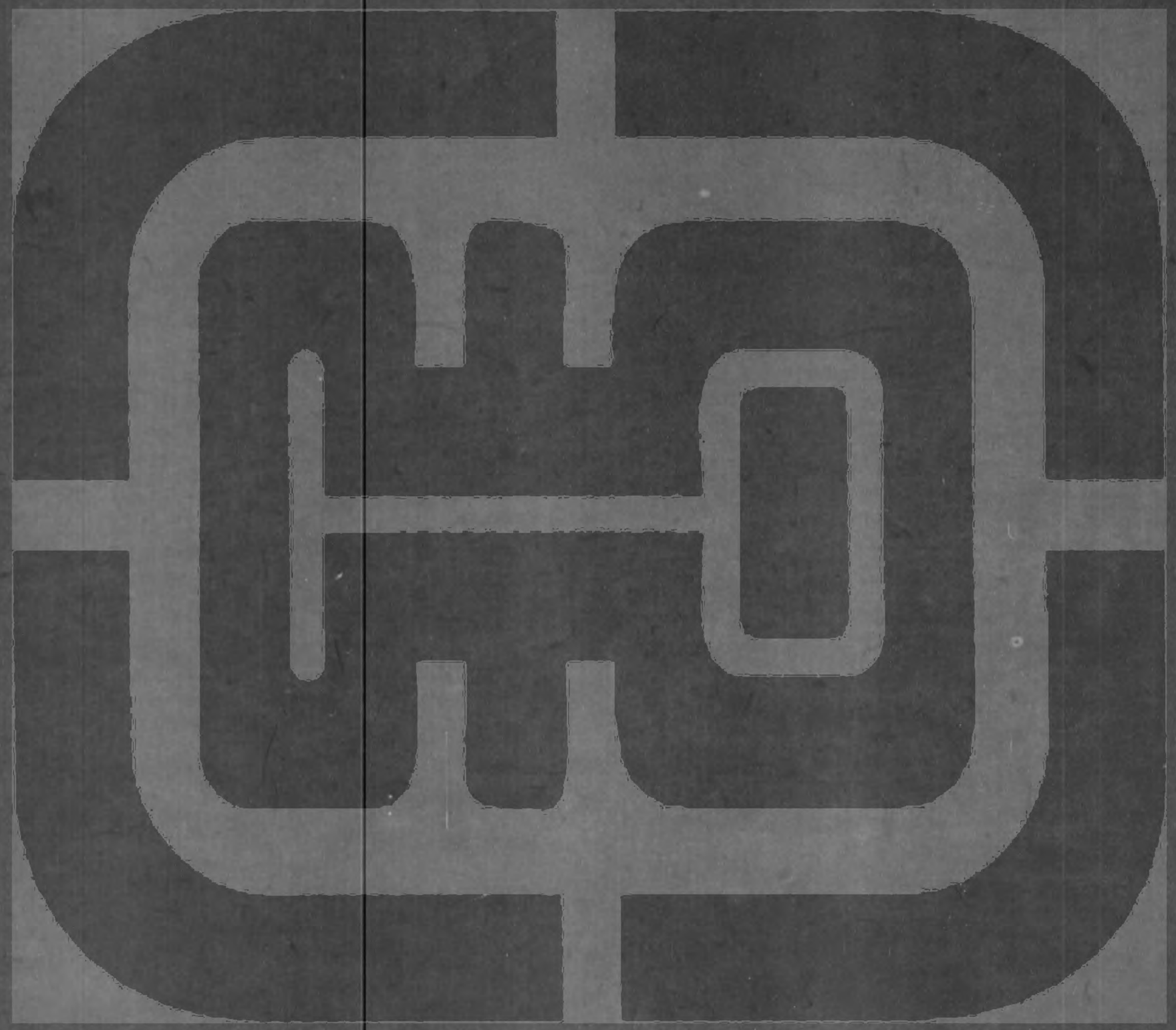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二十四

寢一　遊俠二
故舊三　恤孤四
戲謔五　笑六
喜七　怒八
拜揖九　行步十
趨十一　灑埽十二

寢一

白乃寢乃興　乃安斯寢　北堂安寢北堂上　晝寢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　終夜不寢吾嘗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寢不言論語 寢不尸尸伸手足如死人 安身傳夜以安身 夙興夜寢孝經 聖人之責宰予 弟子之嘲後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荅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寤與孔子譚寐與周公議師若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寢無伏伏覆也禮 東首禮君子寢恒東首生氣 寢衣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語 尚寢無覺詩云憂而欲寐 假寐趙逭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鉏麑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明發不寐詩 目烱烱而不寐 酣卧李大亮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 韋綬爲學士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 神相趙昶巢之圍昶夜振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犀曙決戰士爭奮死 垂頭陽睡五代劉延朗初延朗與房嵩並掌機密每延朗

詩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四夷 睡王述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帝睡國人謂之睡王五代史 欹眠欹眠聽新詩韓愈附錄 鼻息如雷鳴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石鼎詩序 閑詠松風眠時遊敬亭上閑詠松風眠李白贈宣城太守 北窗常晝眠崔令學陶令北窗常晝眠贈崔秋浦子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鳴蜩噪庭孫樵乞巧文 腹搖鼻息曉鼓一發車馳馬奔 寢甚安李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了乎寢甚安 龜息袁天綱又相李嶠曰睡則息從耳出名龜息後必貴 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李白擣衣篇 尸寢驚弊裘杜甫晦日尋崔 吊慶參請多亦廢闕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吊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杜牧書

游俠 二

白意氣史記意氣高作威於世謂游俠惡少漢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以戍遼東英儁之域西京賦游俠之場結客少年場輕死重氣結黨連羣殺吏執仇漢書長安姦猾浸多少年殺吏受財執仇相與操兵爲彈得亦兵者斬武吏黑者斬文吏城中薄暮塵起剽劫死傷橫道及尹賞爲長安令乃穿地深數丈名爲虎穴捕羣盜內穴中數日視其屍相枕藉而死幽并之俠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張趙之倫並俠客也文選劇孟之俠漢書劇孟洛陽人以任俠知名季布之諾漢書季布任俠立然諾之信氣蓋關中俠客少年連交合衆節慕原嘗名亞春陵四公子也文選結儔附黨五陵之俠豪俠豪右感分遺身七啓曰雄俊之從交黨結倫輕生重氣感分遺身俠之徒求名殺吏賈勇報讎然諾則黃金不易失意則白刃相讎燕市荊軻飲燕市夷門侯嬴夷門抱關操刀之讎杯酒間古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背公死黨謂六國時背公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廢漢興未及匡正游俠序言信行果太史公曰游俠行雖不軌然猶言必信行必果知禁反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曷由知禁而反正四豪六國之罪人謂孟嘗等四公子殺身亡宗郭解之倫四夫之細竊生殺之權觀其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絕異之資惜乎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並游俠傳序藏活豪士魯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數陰脫季布於危及布貴終不見劇孟周亞夫至河南得劇孟曰七國舉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母死送車十乘而家無十金之產郭解字翁伯靜悍陰賊少藏亡命作姦剽攻劫

鑄錢掘冢年長乃改節以德報怨姊子爲人所殺賊窘自歸解解曰吾兒不直遂不罪其賊以此時人皆義之解出入人皆避然恭節未嘗乘車入縣庭解兄子斷陽掾頭公孫弘曰解以布衣以匪毗殺人雖不知罪尤甚遂族解

氣蓋關中 季布心長事袁絲弟畜灌夫氣蓋關中少年任俠者袁盎家居劇窮其名以行者衆也

不以親爲解 袁盎家居劇孟嘗通盎盎厚待之人謂盎曰孟薄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急人之急也將軍不以親爲解

橫潁川 潁川濁灌氏族 推埋 川潁夫交通無貴家俠橫潁川潁川之人歌曰潁川清灌氏寧潁川濁灌氏族

王温舒少時推埋爲奸

借客報讎 朱雲字游少通輕俠借客報讎

馳騖閭閻權行州里 力折公侯 柳市 萬章字子夏居長安柳市

以俠聞 劉乂少放蕩爲俠行

以俠相矜 盧祖尚家饒財好施以俠聞

爲俠行 甄濟家衛州宗爲俠相矜

胡証 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

爲武士所害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酹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檠合其斷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令飲不酹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俠

縱蒲酒長安市 哥舒翰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蒲酒長安市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

通於宮禁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通於宮禁出南部新書

擊劍爲任俠 李白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好施

喜俠節 竇建德喜俠節

風流藪澤 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俠少萃號風流藪澤天寶遺事

閑過信陵飲 李白俠客行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爲輕

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 贊自皇公豪俠論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

節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

真俠 鋤麑不賊孟宣承基不忍志寧斯爲真俠矣

同上

弄閣 或言刺客飛天夜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棺寺因商人設無遮會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髮履膜皮猿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墨水於結肩下先溺至簷空一足就身承其溺焉觀者無不毛寒

珠衣仗劒 張訓者吳丞祖之將校也丞祖在宣州給諸將鐵甲訓所得至弊怒形於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問所由張以告公命易之後吳移廣陵常賜諸將馬訓所得亦駑馬弱妻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吳曰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夕夢一婦人珠衣衣真仗劒告予所賜張訓甲甚弊當遂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朱衣人告訓所得非良馬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開未嘗見之一日妻出竊啓之果見劒一口珠衣一襲後乃知劒俠也

紅線 甘澤謠潞帥薛嵩有歌妓曰紅線當至德之後兩河未寧田承嗣有異圖欲併潞州募武勇超絕三千人號外宅男嵩聞以爲憂每咄咄獨語紅線因侍問之嵩具告紅線曰此易耳妾願一到彼觀其形勢初夜首途三更可還出戶忽不見未曉果復至取承嗣寢所金合夾嵩即遣使持送合遺承嗣書曰有客從彼來云自元帥頭邊得此金合承嗣大懼散外宅男河北遂寧

飛劒刺木 初守吉州因休沐賓佐宴酣指梁棟間有竅者能於十數步外利飛劒刺之無不中者乃笑謂人曰吾長以儒術爲事斯則少年之技於今亦無所試矣因引滿盡歡

意氣素霓生 李白俠客行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少年學劒術凌鑠白猿翁 珠袍曳錦帶七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英雄風李白少年場行

玉劒誰家子西秦豪俠兒 李白詩

所從皆博徒大俠 隱太子建成資簡弛慢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

故舊三○舉舊罰舊具本門中

自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不弃故舊無大過不相弃遺求舊人惟求舊半面之故敬故周禮太宰以八統御萬人二曰敬故謂不慢舊久要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原仲季友傳曰季友如陳葬原仲仲季友之舊也恤養故人漢婁護君卿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呂嫗同食及護居妻子頗厭護流涕責曰呂公以故舊老窮寄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孔隆于故舊李晟篤分義隆于故舊宿昔之好劉文靜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詠曰云云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契分愈密裴寂歷晉陽宮副監唐公雅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引入卧內語平生丘和靖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興引入卧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接故舊如布衣

時劉仁軌雖貴顯自矜踞接故舊如布衣時雖羇賤必均禮岑文本生平故人雖羇賤必均禮薛季昶敦愛故舊布衣定交太宗皇后長孫氏兄無忌於帝本布衣定交以佐命元功出入卧內雖庸下與携手韋表微篤故舊雖庸下與携手郎餘慶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敷死獄中欺故因舊朱敬則五等論商鞅欺故友李斯因舊交秋草日上堦故人不過門秋草日上堦李白舊不足倚柳宗元六逆論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盲宰相裴垍作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垍資給優厚從容欽押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於公者得之垍則必不可孔平仲續世說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

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杜甫寄岑嘉州

恤孤 四

白託孤可以託六尺之孤 託妻子後漢朱暉同郡張堪素有名稱常於太學見暉重之接以友道把暉臂曰欲以妻子相託堪卒妻子貧暉候視賑贍之 崔琰魏崔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死琰撫其孤遺恩若已子 兄子毛玠居位布衣蔬食撫兄孤子甚篤 凌統吳凌統爲將軍有功卒二子幼孫權厚收養宮中教讀書十日一乘鞍馬會群臣常召統子出示之曰吾家虎子 山公撫嵇紹嵇康臨刑謂子紹曰山公尚在汝不孤矣 分屋居張喬字君嗣與楊恭善及恭早死孤遺未成人喬迎與分屋居事恭母恭子長爲娶置產業使立門戶經恤故舊賑贍衰宗行義至甚也 分食邑魏曹眞子舟少與宗人曹尊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三人早亡眞乞分所食邑封遵六子詔褒美人分邑封二人子爲關內侯食邑百戶 字人之孤王成匿李樊恤孤上恤孤則人不倍 養幼少存諸孤孔教撫孤姪王珪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 撫安薛收卒秦王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 撫幼弟孤兄子宇文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 柳仲郢李德裕貶死家無祿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從之 親交無後者爲嫁遣孤女韓愈凡內外親君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恤其家 撫其孤至婚嫁成立錢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 拯孤恤窮李邕孔璋曰邕所能者拯孤恤窮 嫁其孤女鄧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窶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 二女爲託韓充李元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

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託遂辭去元没爲嫁二女周其家視恤其孤孟簡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殁視恤其孤不少衰經贍其家蕭存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衰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皆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撫其二子李晟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既貴直其枉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願以桂兒爲念鄭畋父亞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微赴闕亞送於郊自以衰年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待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畋後宮至將相鎖言嫁故人孤女數十人嚴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

戲謔五〇 狎侮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謔浪笑敖中心是悼伊其相謔惟士與汝戲譚玩人喪德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前言戲之爾謂割雞焉用牛刀之言好弄傳喪吾弱不好弄戲也暴謔文選鄱陽暴謔中酒而作何晏口鄱陽惡戲難與爲曹不常矜莊鄭玄詩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不常矜莊故有戲謔之耳子雲之解客嘲孟堅之荅賓戲孝先晝寢弟子興便腹之嘲言偃絃歌仲尼發割雞之戲鍾馬有利錐之戲士龍有白雉之嘲陸雲與荀鶴語曰既開青雲號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天子無戲言周公謂成王云不敢戲言成王没齒受侮之旁狎禮不旁狎彊妄也狎侮玩也戲色禮曰不戲色靳之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子病之遂弑宋公注戲而相狎曰靳也狗門晏子短小

使於楚楚人爲小門延晏子晏子對曰使狗入國者從狗門而入臣使楚不當從狗門而入臣

縛盜 又縛盜置晏子之前楚王謂晏子曰齊國人也善盜乎晏子曰臣聞橘生江南北則爲枳棘葉徒似而味不同水土異也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爲盜得無水土爲盜耶

諸葛子瑜 吳諸葛瑾字子瑜牽驢入題其上曰諸葛子瑜瑾面長似驢吳王使優人牽驢入題其上曰諸葛子瑜瑾子恪即請其敏權即以驢賜恪

白頭翁 吳諸葛恪侍權坐有白頭烏集殿前恪曰白頭翁張昭年老疑恪戲之因曰恪與陛下未有鳥名白頭翁請覔白頭母恪曰鳥有鵲母請覔鵲父相乖離如此有司俱不罪張昭有悟於聽聞

好狎 不好狎

納侮 無啓寵納侮書

行前後 晉孫綽與公好譏調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習曰鍛之揚之糠粃在前

潞涿君 劉毅有從事張裕儀鬢先生嘲之曰昔涿縣多毛姓東南西北諸毛繞涿郡裕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涿郡令夫官還家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潞涿君先主無鬚故有此荅

以先祖相譏 賈充嘗宴朝上庾純後至謂曰君行常在人前今何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求後純之先曾爲伍伯者充之先爲市魁者故此相譏

侮予 或敢侮予

孔名長意短 蘇世長帝大笑朝曰何名長而意之短世長曰名長意短之邪張玄素始玄素與宋武帝侮靳朝臣攻其門戶至耻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徙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惟楊再思張易之兄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穀綴巾上反披紫

口正心邪 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問官立所來 張玄素始玄素與孫休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嘗問玄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

面似高麗

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也**仰天相地**姜師度喜渠漕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好諧易**陸長原好諧易無威儀

點頭更擬蘇晉傳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光廷以爲侮已出晉汝州**侵侮**韓瑗侍宴朱全忠崔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渥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僅薄已侍然出有諧僅喜侵侮有位亦與僅貳胤

侮笑自如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馬

李程不脩儀檢滑稽好戲舊史李程不脩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頻伸諧戲**劉晏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瞞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

譽兒癖王勃傳其後助劫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與兒癖王家癖何多邪

死而後語五代馬胤孫周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錦衾爛芍五代史康福世本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福嘗有疾卧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芍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兎園冊劉岳傳李宰相馬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斥數反顧問何爲岳曰遺下乃兎園冊爾兎園冊者鄉校里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故岳舉以諭道也

世修降表李昊初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草降表至孟昶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

謂麗景門爲例竟來俊臣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顯按事百不一貸王弘義戲謂麗

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胡頭應祝**楊元琰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髭似胡云**非所望於蕭傳**蕭至忠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

火迫鄧侯朱泚初源休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二人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素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對府庫劫何者人皆笑謂火迫鄧侯

宰相檐子入門五代盧程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雙未備程始拜命之日有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坐有姓閻人同上史洪肇他日會飲王章酒酣爲手勢令洪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生次洪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洪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讖已大怒

確確無餘事同秉政外有嘲之者確確無餘事金錢揔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南部新書

裴筠婚蕭楚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嘲之云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詩話

目連變摭言張祐柘枝詩云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襦付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詩答曰公之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俱不見此即目連訪母故也

白着租庸使元載重斂洲縣視其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八九時人謂之白着言其厚斂無名其所着者皆公然明白無嫌避渤海高雲有白着歌云上元官吏務剥削江淮之民多白着詩話

飯甕熱張林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崔公曰何以久不見林曰飯甕子熱發崔訝飯甕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邪北夢鎖言

旣懷厚朴之才紀異錄盧端揆質文筆俊健性好翫又爲莊宗管記會豎學博士所司請藁公立草之筆不暫輟末句云旣懷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爲啓齒

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

痍 同上韋莊爲西川管記時王建聚兵甚衆供費尤多會有一縣宰託茲箕斂爲部民所訟建以用兵岐隴徵督無常乃復用之公乃爲建草牒詞云正當彫瘵之秋好安彫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由是因之爲口實

錯認顏摽作魯公 詩話顏摽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意在激勸勳烈意摽乃魯公之後故置之巍科既而詢其廟院摽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摽作魯公

紫袍二主事 楊國忠明年大選侍郎韋見素張倚與本曹郎趍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噱

尉入臺多而縣辦否 賓懷正時政令多門亦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俛俾去故辦聞者皆笑

與揔管戲 五代霍彥威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來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號御功也彥威等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與揔管戲爾卿無異也

諧噱 蘇世長歷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開文學館引爲學士與房玄齡等十八人皆蒙圖畫諸亮贊之曰軍咨諧噱超然辨悟舊史

豺咬殺魚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王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有此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御史臺記

侮玩之 顏杲性恢諧柳渾李泌與之厚自謂知己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選著作佐郎抗不樂求歸於吳班列郡官皆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泌卒抗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劾貶饒州司戶孔平仲續世說

笑六

自爰笑 爰語載言 **啞其笑矣** **巧笑倩兮** 鞿

然而咍莞爾而笑夫子何哂　掩口而笑　笑不至
矧父母有疾矧齒本也謔浪笑敖　一笑千金　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公叔文子胡盧宜笑既含聊兮注宜笑齒白也楚詞
先笑而後號咷頭沒杯案魏太祖與人譚論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笑至於
頭沒杯案中餚膳霑汚於巾幘也笑疾陸機曰雲有笑疾及雲至
見張華華以錦囊盛鬢雲見大笑不止又著
衰絰上船見水中影因大笑落水救之免死必
笑傳曰弱人必笑哂之夫子哂之言笑晏晏言笑晏晏詩啞啞笑言
啞啞嘻嘻婦子嘻嘻終吝易柳澤少言笑裴炎寡言笑大
笑爲樂號莊王鳳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人笑爲樂笑
殺天下鄭綮同平章事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
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笑中刀李義府貌足恭與人
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笑者不可
測也魚朝恩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
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載銜之引郭子儀自誚王松晉出帝北遷蕭翰立
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受僞命者皆焚之使
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勑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
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笑而不怒五代李茂貞居岐常以地狹賦薄下令搉油因
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持頤
而笑柳宗元陪崔使君遊南池序左右皆大笑五代鄭珏莊宗入汴末帝
惶恐不知所爲珏曰臣有一策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顧卿

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叨入相之資**同上李鱗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純作相鱗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孤笑**發孤笑於羣憂韓愈別知賦**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此日足可惜**諧笑**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笑言溢口**前隨杜尹拜表迴笑言溢口何歡哈**垂手笑**龐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李白古風**自笑何驅驅**贈張相鎬**私嘻且笑**劉禹錫連州壁記**嬉怡微笑**李義府本傳**笑而不荅**李守素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酬對至此則笑而不荅虞西南歎曰肉譜足可

喜 七

白式宴以喜詩**無喜色**予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喜形於色雎盱**小人喜悅之皃**楚殺子玉**晉侯喜奉慕其名候之會府檄至以義守令義奉檄入喜見顏色奉心賊之不知其爲親也**孔子攝相**史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怪之孔子曰非樂其貴然喜下人得吾也**受官喜**毛義家貧養老親張可知也**一則以喜**謂孝子見親年老而猶克壯也**喜生於風 則哀矜而勿喜**

孔喜見顏閭太宗皇后長孫氏用無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閭**王珪僕妾亦不見喜慍 喜甚與家人樂飲**劉元濟召爲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喜津津出眉宇間**李林甫**對親欣欣**郭震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陸贄**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閭自太子以下皆賀**喜於奬善**李栖筠**楊家三**

喜楊敬之爲國子祭酒俄遷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戒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喜氣排寒冬韓愈贈張籍皆洒然喜隱太子傳帝謂秦王曰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王之建成等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洒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信容得色舞于眉端劉禹錫呂溫集序得一善輒時衡擊節信容得色舞于眉端神躍色揚司空圖評詩書

怒八

白將子無怒　憑怒　逢彼之怒　君子如怒

王赫斯怒　愠見子路無愠色之無愠色忿思難君子九思一朝之忿忘其身顏回不遷怒　忿懥懥怒忿疾于頑宜無悔怒　懲忿窒慾易損卦言可損之美莫大於忿

慾內釁于中國釁音被不辭而怒曰釁　衆怒不可犯難犯傳衆怒如水火　擱然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注擱勁怒皃　含怒　不怒而威神　有怒不宜有怒　譴怒　敬天之怒　逢天憚怒憚厚也　武怒奮其武怒　室於怒市於色忿室家作色於市人　色勃　髮衝冠朱博怒髮上衝冠　奮髯抵几齊吏　忿擊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天子之怒也秦王謂唐雎雎云王聞布衣之怒乎王曰免冠徒跣以頸投也雎曰不然必伏屍二人血流三步　怒生於兩傳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闞如虓虎詩　孔不塞衆人之怒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貽蕭俛曰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　怪怒媚疾又曰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　怒折匕筯廣德公主與帝

食怒折匕筯帝曰此可爲士人妻乎更許于琮尚主

市怒 劉武周太宗王仁恭令揔虞候直閤下宣言于衆曰今歲飢死者骨相枕於野府君閑倉不卹豈憂百姓意乎以市怒其軍皆憤怨

恚見顏閭 楊漢公鄭齋綽曰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弘貪人帝恚見顏閭翌日斥齋綽爲商州刺史

天怒 吳武陵遺二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邪

恚憤 張介然守陳留初有詔講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

左右辟易 陳京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字文炫盡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懍懍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母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

相

皆薛逢同年進士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相聞大衒之王鐸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毛輕鐸又怨之

裙韈於硯 鄭畋遷門下侍郎高駢請如舊史議之畋以國威靈不可相褻嫚攜怒拂衣去裙韈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俱罷

袂 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嘉貞弟嘉祐賊汚事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今年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除益州都督就宴中書省與相會嘉貞恨說因擢袂勃罵源乾曜等共和續世說

攘

白九拜 拜有九拜 儀周禮

揖 禮 **肅拜** **手容恭** 禮 **吉**

拜揖 九禮門事用 取儀

拜凶拜非三年喪以吉拜凡男拜尚左手左陽女尚右手右陰八十者拜君命一坐再至再至至地九十者君使人受不使拜也婦人吉事雖有君賜則肅拜低頭而已凶事則手拜手至地也大夫稽首再拜君荅拜之禮無不荅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拜下禮也鍾離意受賜不拜頒賜賜物贈子以拜王丹謂陳遵介者不拜品秩殊等拜揖吉凶異道拜揖殊宜異儀位旣殊於品列拜則異其節文不拜揖客元禮漢汲黯字長孺見將軍以元禮人或說黯汲黯不可以不拜之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又汲黯見田蚡未嘗拜揖揖三公後漢趙壹元叔爲上計吏到京師是時司徒素逢受計吏數百皆拜伏庭中莫能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異之命讓之曰小郡吏揖三公何也責稽首傳齊人責稽首注往年齊侯爲公稽首公不荅故也揖丞相漢書郅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倨貴而都揖丞相也頹乎頎乎禮曰拜而後稽顙稽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注此周之喪拜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重者尚哀戚自朞如殷可也大夫之臣不稽首以避君也不面拜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已也揖官屬漢蓋寬饒次公左遷衛司馬先是左部見衛尉拜謂寬饒親事按舊令遂揖官屬已下衛者候司馬不拜自此正焉雅拜何武舉方正一人舉者召見行禮盤辟雅拜有司劾舉武不當率軍禮以長揖西征賦說亞夫教拜朱博子元爲琅邪守門下掾貢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曰貢遂書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舒遲見上注

參軍晉孫楚字子荆爲著作郎參石苞驃騎將軍事負其才氣頗侮異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事因此嫌隙遂搆苞奏楚與吳詔毀朝政楚亦抗表自理一拜一起吳主謂蜀伊籍曰勞事無道君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特揖孤卿特揖旅揖大夫旁三揖士禮記揖人必違其位環拜以鍾鼓爲節環謂短拜三肅使者卻不敢拜故三肅使者拜細吾子捨其大而拜其細尚能拜起黃霸不去老聾吏曰尚能拜起雖齊桓受胙恐貽天子之羞而亞夫建營實禀將軍之令耋老加恩齊侯辭一級之賜介冑難犯卻生成三馬援受梁松拜援歸梁松肅之儀候之拜床下援不答曰我松父友雖貴不可失叙松恨之常林不止晉宣王晉宣王以常林鄉邑之舊德每爲之拜或謂曰司馬公貴至公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貴賤非吾所畏拜非吾所退王祥不拜晉王具職官三公門吾所制言者跼蹐而注責桑梓拜陸機爲鄉平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曰禮敬年爵以德爲先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慙

孔南面拜公卿安樂公主翌日大會群臣太極殿主被翠服出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皆伏地稽首使高麗不拜李義琰使高麗不拜義琰再使匍匐拜伏凡百官拜禮各有差文武官三品已下正一品東宮官拜三師四品已下拜三少自餘屬官於本司隔品者皆拜焉唐六典

舒王元名高祖之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問起居元名纔十歲保媼言尚宮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爲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回紇皆南面拜董晉傳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居因問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諸戎以我之

爾與也莫敢確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

將卒皆拜 董晉朱泚至河中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又語其將卒皆拜

人皆羅拜 袁滋召爲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敢人皆羅拜

下拜跽受 渾瑊每有賜予下拜跽受常若在帝前

朝延英詔毋拜 馬燧後病足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疾延英詔毋拜

矍然下拜 顏真卿盧杞將出之杞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根切

憚威拜城上 馬燧李懷光反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即率衆降

東南向再拜 屈突通劉文靜遣竇琮追及稠桑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

指膝 郭子儀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

汙賊官羅拜 甄濟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者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

不喜拜揖 王績性簡放不喜拜揖

諷拜佯不曉 薛四鎮廷珪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不堪趨拜 李源帝自遣使者持詔書抱笏即賜源頓首授詔謂使者伏疾老耄不堪趨拜

再拜而辭 盧奕安祿山陷東都被執將殺之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

拜中人 嚴綬爲尚書右僕射帝使中人賜含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慙懼待罪

使吳越獨揖 五代龍敏歷晉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

馬

上撗鞭揖 同上尹揮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揮相遇于道揮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禮馬上撗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揮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

拜多而乏 同上呂琦廢帝怒曰朕一女尚幼欲弃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無數琦足力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強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

長揖 李愚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並五代史

徧拜 金吾將軍張萬福聞陽城率拾遺上跡論裴延齡姦佞遂徧拜陽與仲舒等曰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

儀矩梗野拜忘舞蹈 韓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舞蹈

謁見不拜 盧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

觀行於一揖之內 劉迺書不名不拜 武攸緒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

見王無拜 西域大食開元中始使使者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有司切責乃拜

不拜宰相 姜晦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不拜宰相御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具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

行步 十

禮曰凡升階聚足連步以上 謂足相過 **不上於東階** 則先左足 **上於西階** 則先右足 **堂上接武** 跡相近也 **堂下布武** 每足各成跡

規行矩步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凡執玉器執輕如不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主君也如輪行不離地恭慎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謂行步

君與尸行接武踵跡也大夫繼武跡相及也士中武跡相離也凡行容揚揚揚揚行兒足容重欲遲行步則有環珮之聲行中節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學步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反躧步舍車而徒易賁其趾舍車而徒義不乘也賁飾也肆夏采齊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儀也曆階而升凡歷階不過二等與先生並行闕黨童子父黨隨行兄黨鴈行朋友不相踰翔步徒行步目國語足以步目吾不徒行王趾憚行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孔進退甚詳董晉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走及奔馬高開道少趫勇及奔馬後爲盜史敬奉走逐奔馬跣足履棘五代王彥章能跣足履棘行百步不能遽步婁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低首拱手段秀實贊太尉爲人姁姁嘗低首拱手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急步疾呼韓文府中不聞急步疾呼行步欹危杜甫詩稠花亂葉畏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追駿步而遐遊柳宗元賦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從容步進令狐峘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令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怏怏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戒嚴映以爲恨去花殘步屧遲杜甫荅鄭十七詩雅幅巾琴壺以隨劉禹錫別集

白趨進翼如　帷箔之外不趨　堂上不趨

執玉不趨　趨蹌詩巧言趨蹌兮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

無移發起履也無移手足正也　齊如流弁行剡剡而起履疾趨之貌

徐趨　沒階趨進翼如也　遲緩後漢孫堪常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便解印而去　趨以采薺見上注　周走以呼弃疾使人

趨登晉靈公飲趙盾酒將殺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國　趨二節禮君召以三節一遂扶以下節以趨二節以走　鯉趨論語　孔帝問冠冕制董晉帝問冠冕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　趨者無善迹朱敬則諫曰急趨者無善迹　沒階趨劉崇魯身爲朱玫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　趨馳佐郡浙江西病閑絕趨馳李白留別從兄詩　豈憶當殿羣臣趨杜甫杜鵑行　冉冉自趨競杜詩　龍尾道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李宗閔閣至德裕則踰御史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無輙至閣者　趨降階仗唐杖太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輙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　臣子之禮過位必趨韋湊上言

灑埽　十二

白禮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取其兩手捧箕恭也謂初執往時也　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令塵不揚　以箕自向而扱之不向尊者亦示之恭也　灑埽

進退則可矣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本者謂禮也

糞除先人之敝廬張耀謂子大叔傳

蠲埽不灑埽詩有庭內不灑不埽

埽地而祭掃門魏勃埽丞相曹參門

埽室陳蕃字仲舉所居一室不埽人問曰孺子何不埽除蕃曰大丈夫當埽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擁篲

執帚

所過糞除第五倫字伯魚不達客河東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陌上人號爲道士

備灑埽納女於大夫禮孔汎埽廷唐房玄齡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教子弟汎埽廷唐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

敝帚柳宗元乞巧文旁羅萬金不鬻敝帚

縛篲洛陽要紀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埽飾者使兩童專掌縛篲而有不時給

埽廳屋如兄言即埽廳屋候兄送毛仙翁

灑埽縣中居引水經竹間招揚之累並韓愈

左埽右拂左埽因右拂旋收洛陽宮流夜郎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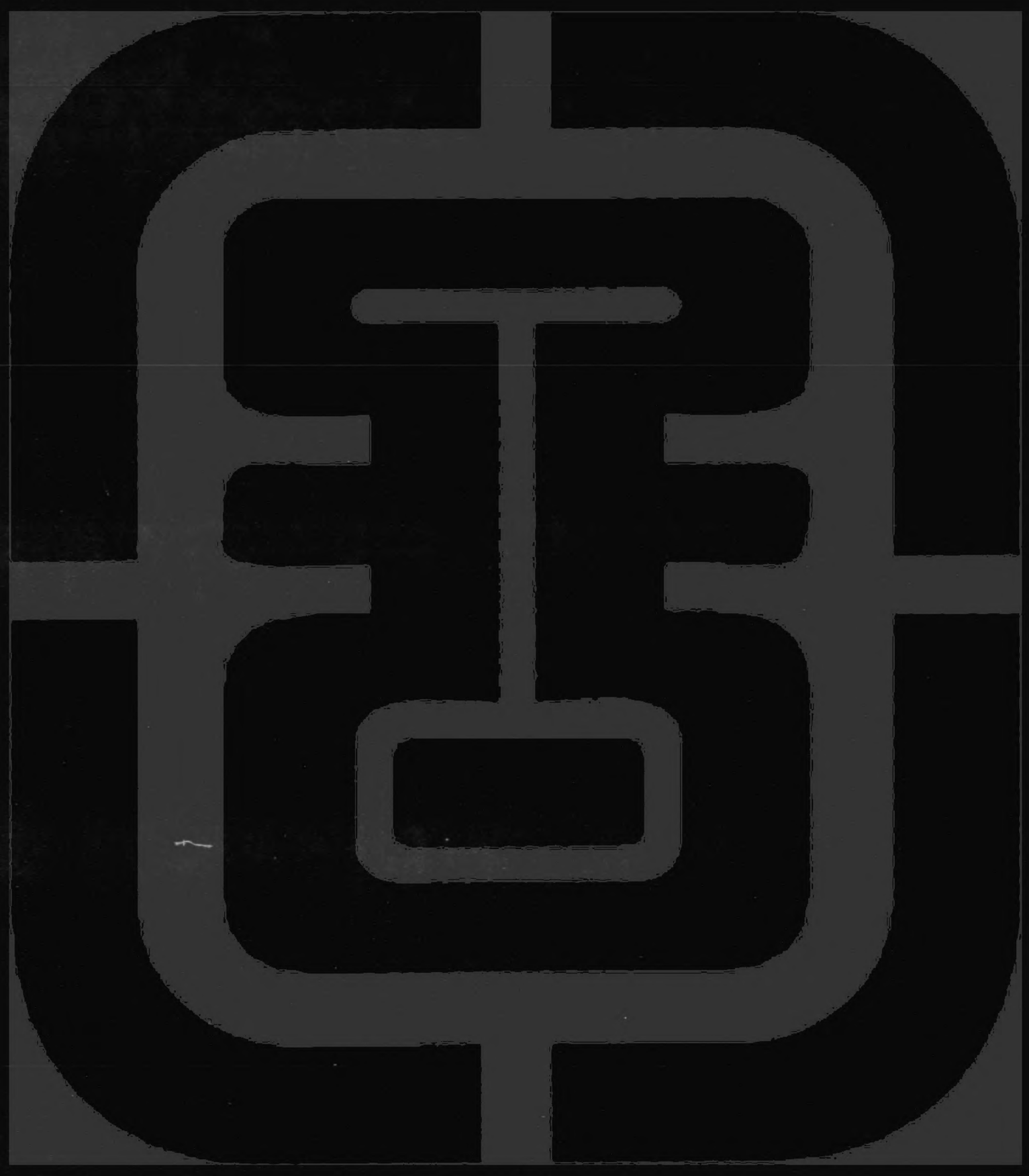
呼兒埽中堂坐客論悲辛門有車馬客行

埽崖去落葉席月開清尊秋浦宴

焚香埽地而坐韋應物性高絜所居焚香埽地而坐出語林

埽花帚悵望送春丕殷勤埽花帚杜牧惜春詩

急灑埽唐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於庭樹妻唾之文成曰急灑埽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至出僉載

埽職無憚五代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制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或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策授又云祭祀時便令埽除道問之曰司空埽職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二十四